

語譯
廣解

四書讀本

四

孟子上



唐 又 治 序
蔣 伯 潛 解

631

啟明書局印行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刊行序

余幼讀四書，僅能上口，聖賢微言大義，無從窺見其一二。輟學經商，在上海與夏萃芳先生辦商務印書館，又與陸費伯鴻先生創辦中華書局，未幾又創辦世界書局，四十年中，無不與書業爲緣。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敗者不知凡幾，而總其大要，無不立業於艱困之際，成功於奮勤之中，乃知困難之來，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同時佚豫嬉樂，足以肆志，而疏忽粗略，卽爲敗事之根。斯時回味四書中一二語，遂覺無不深中肯綮，可見聖賢救世之心，發爲言論，垂訓萬古，非無故也。急欲得其意趣，而學淺才疏，未能會通；因請同邑王端廬先生爲之講解，先生學識富豐，究心經學，每多創獲，解釋尤不厭往復再三，曲譬善喻，務在發其聾聵，開其茅塞。更覺以前種種經過，或困於心智，或局於論量，或囿於淺見，或昧於時勢，未能應付得當，有時心旌搖搖，無所適從，皆見理不明，讀書不多之故也。歲月空過，老大徒悲，每一念及，爲之慨然興歎。今聽先生講解，乃知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百川以海爲宗，羣言以聖爲宗，否則詞華雖工，亦徒以飾鞶帨，娛心意而已，非所以立己立人也。當一二八淞戰發生時，炮火

連天，鳥無靜枝，魚無恬波，老弱填於溝壑，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慘，互古罕見，思彼孔孟二聖當春秋戰國之世，暴亂日作，欲救以仁義，而時君皆迂視之，不得行其道，乃退而授徒著書，以遺後人，時至今日，四書非救人之藥石乎？因又請王先生續爲廣解，期業務之暇，資以自習；總念聖人之言，如菽粟布帛，皆人心之所恆具，天理之所常在，爲父兄者，苟得此一帙，置諸案頭，便足教其子弟，人人能教其子弟，則社會國家可臻於和平；而一切爾詐我虞，殺人越貨之行爲，皆可免除，豈特堯舜小康大同盛世，庶幾近之。版既毀，名曰廣解四書讀本。復慮義有未周，理有未契，曾請碩學名儒，一再校訂，入一三事變以後，又請富陽蔣伯潛先生重加譯述，蓋余自經營書業，出版書籍數十萬冊，從無若此書之慎重者，以深知聖人之言，皆吾人日用之珍，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迂，差以千里，不可不慎也。稿既成，因易名爲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嗚呼！經師難遇，經師尤以通俗爲難，若蔣先生之所譯述，庶無閒然矣。又事變以還，人心多懷疑懼，書業尤呈緊縮狀態；甚者痛心於當前之損失，日夜憂歎，不知所措，余皆深非之，卽世界書局總廠被佔，損失達數百萬金，余亦未嘗置念；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惟此後如何計畫，現時如何努力而已！卽在同孚村粹芬閣延聘通儒學者，編撰羣籍，數年

之間，成數百萬言，此書卽其一也。天不假緣，衰病侵尋，深懼溘然奄化，無以見余之志，故先將此稿付兒子志明印行。大地沈霾，兵禍未已，深願世人手此一編，以爲立身行事之標準。上列朱子集註，末附分類索引，皆所以便學者之研討，且進以求聖人因時立言，隨機教化之旨，所得豈不更多邪？所望讀者勿以偏見自專，勿以斷章取義，勿以附會趨時，勿以達聖爲高。余老矣，傲天之幸，得以康復，更當盡力書業，萬一不起，卽以此爲一生出版之紀念。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閣主人紹興沈知方序

唐文治「粹芬閣四書讀本」序

數十年前。英公使朱爾典回國時。福州嚴幾道先生流涕送之。以中國之
貼危也。朱公使語之曰。中國無慮危亡。可慮者。吾歐洲耳。嚴訝而詢之。朱
曰。中國有寶書。發而讀之。治平之基在是矣。嚴詢何謂寶書。朱曰。四書五
經是矣。而四書爲尤要。嗚呼。外人之尊吾經籍若是。而吾國忽焉不講。豈
非大惑不解者耶。庚辰季秋。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閣四書讀本見。既
屬爲序言。余受而讀之。原書蓋知方先生主稿。而蔣君伯潛佐成之。蔡君
可園爲之序。書成。適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可謂最高尙之紀念。是編雖
間雜語體。然爲淺近易解起見。其苦心可諒也。其中索隱。皆有獨得之處。
而分類一部。尤能提綱挈領。爰申其意而爲之序。

論語一書。爲道德之淵藪。政治之綱領。與修己治人之道。悉備於此。近今
學子。多有未讀論語者。若不知分類研究之法。何由得其門徑。清阮文達
嘗採取論語言仁各章。別爲一篇。余仿其例。擬分十類。曰學。曰孝。曰仁。曰

信。曰政。曰君子小人之辨。曰六藝論。曰教育立品準。曰人心風俗鑑。曰至聖救世不遇略史。而學孝仁政四者爲尤要。非孝無以爲學。非仁無以行。政。比類讀之。別其爲淺爲深。爲精爲粗。而研究之力行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謂君子儒矣。

或疑居今世而論古大學。不免近於迂闊。不知自古以來。學制隨時變更。而學道則萬世不易。孟子論學校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倫者。明德之效。小民親於下。親民之效也。列爲三綱領。分爲八條目。格致誠正。其全體也。修齊治平。其大用也。古本大學。列誠意章爲修身之本。而誠意尤在謹好惡。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起。其後正心章。有所好樂。有所忿懣。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平天下章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反之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皆以好惡爲綱維。而篇末則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嗚呼。可畏哉。治國者其懷之哉。

中庸精義具於首章。性命本源不在空談。而在力行修養。其大要有三。曰涵養。曰省察。曰擴充。涵養者。戒慎恐懼。寂然不動。未發之時也。省察者。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慎獨之功。未發將發之時也。擴充者。已發之驗。致中和之要。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彌綸輔相之力也。而下篇則歸結於至誠。不誠則無物。誠僞之界。人心生死之判也。誠故能成己成物。而心日以純。不誠則自用自專。而心日以死。余於自著中庸大義序中已明揭之。又作中庸首章五辨以精研之。中庸準周易而作。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在斯乎。孟子生戰國之世。目覩戰爭攻殺之慘。慨然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也。今世一大戰國也。吾輩志在救人。非熟讀孟子之書。闡發其學說不爲功。余嘗分孟子爲十類。曰孝弟學。曰尊孔學。曰心性學。曰政治學。曰貴民學。曰非戰學。曰文辭學。曰外交學。曰雄辨學。曰氣節學。人心滔滔於利。安其危而利其菑。故七篇之始。首辨義利。大聲疾呼以救之。其篇末敘道統之傳。而先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民生胥漸。民民彝彝。正氣一振。則邪氣自消。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余嘗有言。救國先救民。救民先救心。而救心大要。當訓練國民之知覺。知覺宜清而不宜昏。宜通而不宜滯。宜先而不宜後。若事事落於人後。國之所存者幸矣。孟子言良心。言良知。又引殷元聖之言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靈警之謂也。然惟知覺之善良者。乃能靈警。否則爲機變之巧矣。論語季氏篇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在九思章前。是知覺在思想之先矣。中庸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是知覺在力行之先矣。大學言致知格物。鄭君解之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朱子解之曰。推及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皆合外內之道者也。明王陽明先生解之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引孟子之說以釋大學所謂由善良而至於靈警也。今日欲求救心之法。當以陽明學爲主。余嘗著陽明學術發微。竊願學者讀之。救心以救民。救民以救國。質諸邦人君子。或不迂視吾言。太倉唐文治茹經序於海上南陽寓廬。

蔣序

二十五年冬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園之紹介訪余於西湖余與先生始相識翌年春余左足以跌仆廢及秋中日之戰起杭州富陽相繼陷匿山中逾半歲以可園之招避地來滬得復與先生相見前年冬先生出四書廣解稿謂曰四書者余童年之所習也及長冥之胸臆不敢忘今老矣閱世久益覺其可寶小之一人之身心大之家國天下莫之能違也注家雖多要以朱子爲能發其義蘊而病後生之未能盡喻也釋以今語應有裨於初學是稿經通人筆削已非一次今以就正願爲之潤色焉余以可園故又見其意之誠也許之避地蟲處無故籍可資參考僅就平時記憶所及采漢宋諸家之說繹述朱注間亦爲之補正而下筆未能自休蕪雜之譏知所難免越半載始殺青時先生已臥病余亦以用力過勤病腦甚劇幸可園爲之校閱補苴始成是編耳先生病中猶殷殷念及是書曰將印行爲周甲之紀念嗚呼孰知今茲方排印成書而先生之歸道山已一年乎哲嗣志明以書成告且請序其端適余以覆車折左臂杜門養疴爰爲述其概略如此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富陽蔣伯潛序於滬西鶴寄廬

子孟子傳

蔡巧因

孟軻字子輿。周時鄒人。就是現在山東鄒縣。父早歿。受母仉氏的教養。因學儒道。成爲孔子以後的聖人。當初他的家是住在墳墓近邊的。孟子遊戲。多做墳墓間的事。他母親說。

「這裏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遷了。住在街市近旁。孟子看了市人。便學起商人街賣的樣兒來。他母親又說。

「這裏也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後來遷居鄰近學宮。孟子耳濡目染。就做陳俎豆。揖讓進退的遊戲。母親看了。很是高興。說道。

「這裏正可以叫我兒子久住了。」

孟子去就學。不久又回了來。問他所學的是什麼。卻沒有正確的回答。也毫不覺得着急。母親大憤。提起一把刀。割斷了正在機上織着的布匹。說道。

「一個人不肯研究學問。也和割斷了的布匹一般。還有什麼方法再續呢。」

孟子自從受了母親這樣的教訓以後。就一天到晚的勤學着。以子思爲師。通五經。詩書尤所熟習。可惜這時正是周朝的末季。各國爭強。互相用兵攻打。諸侯需要權謀之士。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都能擴張土地。稱雄於諸侯。而迂怪虛妄之談。也爲一時所歡迎。儒家守先王之道。稱說堯舜三代。終不肯阿世苟合。時君都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所以孟子游齊游梁。都不能獲得做事的機會。心想。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要想實現自己的主張。已是不可能了。乃回國。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講義論道。著書七篇。或者也說。孟子和論語一般。也是弟子們所記的。論語多說仁。孟子多說義。文詞宏放恣肆。也不與論語簡鍊含蓄相同。但孔子的學術行事。經孟子發揮闡述。更加來得透澈正確了。是很有功於儒道的。所以後世尊爲亞聖。

孟子提要

孟子一書。有人說是孟子自己著的。有人說是他的弟子記的。總之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發揮儒家思想行事。最爲確當詳盡。就是研究中國文學。也是一部重要的寶典。與論語有異曲同工之妙。論語簡鍊。意多含蓄。孟子宏暢。詞極鋒利。初學者自以先讀孟子爲是。

孟子現在只存七篇。向來是列在諸子略的。自宋朝朱熹把他收在四子書以後。就一躍而入於經部了。第一梁惠王篇。第二公孫丑篇。第三滕文公篇。第四離婁篇。第五萬章篇。第六告子篇。第七盡心篇。這些篇名也。只就開首和孟子談論的幾個人或一件事作爲標識而已。至於他的內容。照本書所分。就可得其大概。

(甲) 心性的研討 心和性是歷來儒家和儒家。儒家和別家爭不持決的問題。孟子傳述孔子之道。自是最有權威的主張。而且也是教育上的大問題。人人都應加以研究。(參閱本書書末所附孟子分類索引第一頁至第三頁)

(乙) 修養的方法 孟子關於修養的方法。比論語一書發揮得更透徹。更明白。他能隨事點化。妙趣橫生。(參閱本書書末所附孟子分類索引第三頁至第七頁)

(丙) 處世的態度 孟子所處是異說橫興。暴君日作的時代。處境是極難的。而孟子卻能從容講說其間。惟求義理之所當。確是我們做人的模範。(參閱本書書末所附孟子分類索引第七頁至第十一頁)

(丁) 政治的主張 孟子很想找到一個實現他的理想主張的機會。所以

對於時君無不婉曲引導。富而後教。發揮得尤其透澈。（參閱本書書末所附孟子分類索引第十一頁至第十五頁）

其他尚有人事的批評等。也很鞭辟入裏。而為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他和論語是儒家兩部寶典。風調不同。是因孟子的時代與孔子的時代而異。而兩人的個性也確有殊異的地方。但其體裁卻和論語是一致的。中國民族幾千年來始終蓄養在儒家的思想中。這就是民族生命的根源。我們有保存他的責任。也有發揚他的責任。

孟子一書向來也以朱熹的集註為最精粹。現在仍以朱注為本。更用白話為之解釋。疑難字句。剖析無遺。總以人人能讀為標準。至於體例的謹嚴。不拘守漢宋門戶之見。而惟以保存儒家思想的真面目為標準。更合於現代科學的精神。

現在將本書更簡括的舉出四個特點來。

- （一）大儒朱熹的集註、最稱精粹。現在把他列在書眉。參照讀之。極有進益。
- （二）白話廣解。已是第三次的訂正了。明白曉暢。稍通文字。即能誦讀。
- （三）問題。篇末附有問題若干則。就此加以研究。最能得益。
- （四）分類。按照原文的性質為之分類。附有頁碼。一檢即得。

孟子新解目次

第一	梁惠王篇	三
第二	公孫丑篇	六五
第三	滕文公篇	一二四
第四	離婁篇	一八五
第五	萬章篇	二四六
第六	告子篇	二九七
第七	盡心篇	三五七

孟子新解（上孟）

孟子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有孟子十一篇。班固自注云：『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是孟子一書，本在子部之列。宋儒喜言心性，大抵宗孟子性善之說，故特加提倡。朱子既作論語集注，復取小戴禮記中大學中庸二書，爲作章句，又作孟子集注，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蓋以大學爲曾子（名參）所述，中庸爲子思（孔伋，孔子孫）所作，曾子傳孔子『一貫』之道，授之子思，子思又授之孟子，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爲道統所在也。自是而後，子部之孟子乃一躍而爲『經』矣。今『十三經』中有孟子，以此。

漢志孟子凡十一篇。史記孟荀列傳則云：『作孟子七篇。』風俗通窮通篇言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爲中，餘四篇爲外。趙岐孟子注亦僅七篇，其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是此四篇東漢末猶存，司馬遷殆亦知爲後人依託，故逕云七篇耳。顧炎武曰：『知錄謂史記法言鹽鐵論諸書所引孟子，今孟子七篇中無其文，疑卽在外篇中。隋書經籍志有梁恭母遠孟子注九卷，較他家注本多二卷，或外書四篇，梁時尙存其二。孫奕示兒編謂嘗聞前輩言，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此爲傳聞之辭。劉昌詩蘆浦筆記謂其鄉新喻謝氏藏有性善辨一帙，似係曾親見之。但論衡本

性篇云：『孟子作性善之篇。』『辨』字似當與『文』字合爲一篇名，『說孝經』則三字爲一篇名，因孝經本另爲一書，孟子篇名不當但云『孝經』。今四篇均亡，無從詳考矣。至明末姚士粦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相傳卽劉貢父）有馬廷鸞序者，則又僞託之僞書也。

孟子雖入諸子略，而其體例與老子、墨子、莊子、荀子諸書不同，却極似論語。疑亦如論語爲諸弟所記，後乃纂輯成書者。趙岐題辭云：『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書中記公孫丑萬章問答爲最多，疑卽二子所輯錄。故於陳子、孟仲子等均稱曰『子』，於孟子所見之時君，皆稱其諡也。論語中長篇極少，其語意亦多含蓄，孟子長篇甚多，文筆則波瀾翻騰，言辭則鋒銑銳利。此固由於孔子孟子個性與修養之不同，但亦時代使然。老子與孔子同爲春秋之人，莊子與孟子同爲戰國時人，故老子質樸似論語，莊子雄奇似孟子，觀此可以知周末文學之變遷矣。

史記本傳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引王邵說，以『人』爲衍字，故趙岐題辭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卒年六十二』。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之父伯魚先孔子三年卒，子思最遲當生於伯魚卒之年，而孟子明言子思當魯繆公時，而自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年，已六十八年，則子思之年壽不止六十二，明矣。但孟子曾及見魯平公，自平公元年上溯至繆公元年，凡九十三年，子思孟子卽均高壽，子思卒時，孟子亦僅爲孩提之童，決不能親受業於子思也。焦循孟子正

義趙岐題辭疏中，考之甚詳。以此爲研究孟子者所不可不知，故略述之。

梁惠王篇第一

(二)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梁惠王·魏侯
藝也·都大梁
晉稱王·益
日惠·史記惠
王三十五年
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朝
至梁

梁惠王卽魏侯。周顯王三十五年，和齊威王會於徐州。後三十七年，自稱爲王。本都安邑，後遷於大梁，於以稱惠王。又稱梁惠王。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大招賢士，故孟子到梁。『叟』，老人之稱。當時秦國用商鞅，國富兵強，魏國受其壓迫而遷都，故梁惠王一見孟子，便問以『利』。所謂『利』者，乃指富國彊兵之術，如商鞅之相秦也。

叟·長老之稱
王所謂利
蓋富國彊兵之
類
仁者·心之德
愛之理·義
者·心之制
事之宜也·此
二句·乃一章
之大指·下文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